

國民心理之反常

章士釗

愚旅居東京。晨起必讀新聞二三種。所有紀載。其能使愚不寒而慄者。不一而足。而未有如近日外相加藤氏議會之演詞者也。

五月二十二日。日支外交質問。起於貴族院。仲小路廉氏曰。『本員之所欲問者。通牒之第五項是也。交涉之初。政府以提出支那之要求。通告英美各國。他條咸列。獨第五項秘而不宣。以此生友邦之疑。召支那之侮。此果事實否乎』。加藤外相答曰。『第五項之問題。決非對於訂盟國故示秘密。帝國之以對支交涉內容。通告英俄法美四國。特以好意爲之。決非義務。自第一項至第四項。乃帝國當然之要求。惟第五項。與諸項異其性質。此不過我之希望。非當然可以要求者也。故前四項通知。後項則信爲不必。非故秘之也』。二十五日。仲小路廉氏復起質問曰。『本員二十二日詰問外務大臣。何故不以第五項通告各國。意謂此事對於支那。露出我之弱點。關於我國威信實多。外相答辯。謂帝國以交涉內容通知訂盟國。決非義務。此豈待言。本員所問。非問此也。本員以爲既通告矣。乃秘其內容之一部。有悖信義。失墜威信。使支那窺見吾隱。政府胡乃釀此不利益之舉。仍求外相說明』。加藤氏曰。『一項乃至四項。無論如何。必須貫徹。第五項則無勉強貫徹之意思。故通牒略之。例如顧問傭聘。非我國所能強制貫徹之要求明甚。仲小路氏譬若視第五項較他四項尤爲重要。余則不信』。一問答間。此番交涉之

真相畢露。而吾憤憤者猶在夢中。此誠所謂心死者也。可勝哀哉。

所謂真相者何也。即日本提出條件之初。規定所必貫徹者若干事。而慮吾國之抗拒。已非稍稍讓步。不足以敷衍場面也。則以第五項加入。此項本其所輕爲賓。前四項爲其所重。爲主。而臚陳於一牒之中。而一。而二。而三。而四。而五。欸欸相銜。節節緊湊。務使受之者視之。輕重賓主之勢。得其反焉。私心自計。此第五項者。萬不可諾。無論如何。非以全力抗之不可。於是而外相之術售矣。惟此術以欺支那。不可以欺訂盟諸國。而本來輕重賓主之意。又不可先時語人。故其以對支條件。通知友邦。即隱第五項不告。而已一面通告各國。一面恫喝吾外交當局。謂宜嚴守秘密。苟或洩漏。其責支那負之云云。當事急時。日本將發哀的邁敦書。五項本爲陪賓。早有成竹。逕削之可矣。而特故示其難。元老大臣會議。不決者累日。卒以元老之豁達大度。賣好感於吾人。務使吾國當事。有地迴旋。以全顏面。苟欲自欺。且矜功能。以加藤之明。其講之精矣。果也。運籌帷幄之中。決勝萬里之外。飛牒到京。白宮作議。而吾國名流。競頌元首外交之能矣。而報界公會。雙方交讓東亞幸福之傳單。滿街如蝴蝶矣。而封疆大吏祝電紛馳。且頌言提燈行列。開場慶賀矣。

夫吾之有此者何也。以惡意解之。時曰無恥。以善意解之。則誤視日本通牒第五項。爲其強制貫徹之要求。吾以折衝樽俎之力。僅乃克之。縱不得謂前四項於國體無傷。而要不如五項之甚。兩害取輕。亦誠不幸之幸。此雖無識。姑亦許之。惟今聞日相自白之言。公等又當作何感想矣。日本初交涉時。果其棄五項不列。其餘諸項。仍以哀的邁敦之力行之。所得實在之利。與今無殊。惟所與吾國人之感想。

將呈大異。何也。約書之彈性未充。與國之顏面大壞。狹路相逢。短兵相接。困獸猶鬪。而況於人。轉或激起吾人敵愾同仇之義。而彼驟難有以善其後也。日人審此。故爾弛之。弛之於我之原案無損。而彼且感我。即不爾。緩其國中鼓吹煽動之力。而履行新約之時。可以輕減其所以爲障礙者。亦何樂而不爲。果也。蠢爾支那毫不出控縱者之所料。頂門方被鐵鎚。微感痛苦。尾後偶戢鞭影。輒又歡騰。此所謂名實未虧。而喜怒爲用。狙公之術。白人屢用以待其殖民地諸蠻族者。誠不謂吾乃甘受之於人而不辭。嗚呼。人性至此。夫復何言。

孟子曰。人之所不學而能者。其良能也。所不慮而知者。其良知也。孩提之童。無不知愛其親也。及其長也。無不知敬其兄也。愚謂人之於國亦然。所謂愛國心者。即良知也。愛國之行爲。即良能也。國家之起。起於此知此能。國家之存。存於此知此能。此而不完。國必不國。而人能爲政治生活以上。宜無慮其不完。蓋以其爲不學之能。不慮之知也。易詞言之。是謂直覺。偶見英人師伯雷近著愛國心一書。有專章證述此心爲直覺之道甚詳。請徵其說。

謂愛國心不爲直覺。非妄則愚。愛國心之所表見。爲態不同。而要爲一絕強之動力。操縱人爲。形形色色之人。文文野野之衆。舉莫能外。是乃無形推進之力。自然發動之機。人之遵此而行。即見其與平日理論有遠。亦莫自禁。縱國家平和已永。物質繁昌。刺激之性。潛久未用。一旦有變。其性之橫厲而無前。有如固然。如曰此而能學之者乎。則以自來教育之成績。綜而觀之。而謂將生如斯效果。吾滋未信。……愛國之行爲。犧牲之行爲也。其中有必死之道。死而將

不爲人所知。愛國者見之甚灼。或謂人之愛國。視險如夷。乃逆料彼之所爲。將永爲國人紀念。此游談無根。毫不足稱。且此種行事。需力甚多。而恒有輟弱之子。不能勝衣。而倉皇聞變。決然以起。初不計前途結果。於彼云何。此謂非直覺之所感動。吾則不知有他說矣。

以例證之。一國與他一國爲約而守之。此無所用其愛國心。以破約而求利。惟兩國之約。欲其有效。必也相互之利益。得其平衡。不然。一國以條約之力。強他一國陷於不利益之地位。而冀其長守而無變。愚之甚者也。何也。私人立契。果以自殺爲其條件。法律不能迫之履行。則國際條約。欲一國踐言而自毀。古今無是道也。於斯愛國心起而用事矣。愛國心者無他。爲一國言之。則自衛之直覺也。爲小己言之。則殺身爲國救國以保種之志願也。欲察其相。亦自易易。當前軍稍挫。警報傳來。則舉市驚皇。不遑寧處。衝突縱或極微。軍隊縱或極小。且都邑之人。千中無一。曾與前敵之兵相識。即至撓敗。己身並無危險。私利亦不損傷。而其欲得軍中真相。視與己事無殊。日日望軍報至。滿載將軍之兵機曉暢。士卒之勇銳無倫。則色然喜而走相告。其爲態如故也。軍人以發揚國威爲職志。國人之視軍人。無論有覺無覺。皆復如是。此天性促之使然。無可掩也。

其在他一面。有人爲境遇所迫爲恒怯所限。爲財賄所誘。爲種種個人私利所驅。因之愛國諸事。已莫爲役。此其抵抗自然心理之強力。較之作一尋常不合本意之事。其難萬萬有加。或謂其人心殊未安。乃名譽不存。社會將起而責備所致。亦不盡然。儘有賣國之子。事秘世不得聞。徒

以悔不可支。至激而出於自白。是觀夫不愛國者懺悔之苦。益見愛國心之爲良知。沛然莫之能禦矣。

愚讀師氏之書。昧昧以思。異感叢生，莫知所出。愚其否認吾輩爲人類乎。是未可也。其否認中華民國爲國家乎。愚不當爲此言也。苟其廁於人類國家之林以上。胡乃師氏所作泛應曲當之談。而獨於吾不驗。果此次交涉。尙得稱爲相互平衡者乎。自非無目。不謂此也。胡乃吾之所謂愛國心者。不應之而起。不應之而起。乃消極之象。猶可言也。胡乃積極主張外交勝利。果主張者。皆爲境遇所迫。爲恒怯所限。爲財賄所誘。爲種種個人私利以驅矣乎。愚未敢言也。胡乃一唱百和。恍若竟成輿論。嗚呼。知覺錯亂。黑白顛倒。屠者在門猶自慰藉。人心至此。尙何說矣。愚無以名之。名之曰反常。傳曰。天反常爲災。物反常爲妖。又曰。國之將亡。必有妖孽。諸君諸君。頌詞好自憶之。提燈好自把之。平旦之氣。亦復有時而至。愚馨香頂祝。唯願大好河山。將來尙有彈丸乾淨之地。爲諸君懺悔時洗心之用矣。

（錄自甲寅雜誌存稿民國四年六月）